

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演錄

梁寒操先生講

總理學說之研究

中央訓練團印

三十三年一月印

總理學說之研究 綱要

前言

第一講 怎樣研究 總理學說：

一、學說的演義。

二、研究總理學說的旨趣：

1. 三大宗旨——自教、救國與救世；
2. 兩種態度——自動、自覺與求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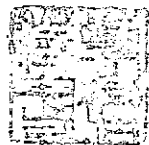
三、研究 總理學說的材料：

1. 正材料——總理及其生平著述；
2. 副材料——古今中外人類思想文化。

四、研究 總理學說的方法：

1. 科學的方法研究 總理學說；
2. 科學方法的三階段：

總理學說之研究 綱要



A 製察；

B 分析；

C 說明。

第二講 革命學：

一、革命學的提出。

三、什麼是革命學：

1. 大學三綱是革命的三大目標。

A 明明德；

B 在親(新)民；

C 在止於至善。

2. 大學八目是革命學由思想而信仰而力

A 大學八目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中的

B 從大學八目伸述主義的而立。

知難行易——社會(人羣)心理之發明

總理第一知難行易一的動機。

二、中國積弱不振的根本原因。



三、我國要有真知。

四、什麼叫真知？

1. 經驗不一定是真知；

2. 知難；

3. 真知是科學的知。

五、一知難行易」的研究：

甲、從實用方面研究：

1. 以知為易的流弊：

A 社會輕視知識，不貴知識，難期進步；

B 學者學問不求甚解，陳陳相因，述而不作；

C 民族沒有澈底的思想，缺乏堅固的信仰，便不能發生強大的力量；

D 社會多迷信，一切改革皆望礙難行或有初鮮終。

2. 以行為難的流弊：

A 遇事畏難不前，則當為之事無可成之期；

B 畏難之難不除，則能為之亦無可成之期。

乙、從真偽方面研究：

心理學說之研究 綱要

總理學說之研究 綱要

1. 知行問題之史的觀察：

知之匪艱行之維艱——居敬窮理——知行合一——知難行易；

2. 良知與真知；

3. 從人類進化研究：

不知而行——行而後知——知而後行；

4. 從人類才智等級研究：

A 先知先覺者爲人類所稀有；

B 後知後覺者爲社會的中堅；

C 不知不覺者佔人類的絕大多數。

民生史觀——社會（人羣）生理之發明：

第四講

一、唯心史觀與唯物史觀。

二、民生史觀的提出。

三、民生史觀之科學的研究：

甲、從縱的方面研究：

1. 以生物進化史爲證——由微而顯，——由簡而繁；

2. 以人類進化史爲證：

▲從人類的政治史過程觀察：

人與獸爭——人與天爭——人與人爭——公理與強權爭；

B 從人類的經濟史過程觀察：

漁獵時代——畜牧時代——農事時代——手工業時代——機器工業時代；

C 從人類知識的進化觀察：

不知而行——行而後知——知而後行。

3. 以人類近代史為證：

民族問題——民權問題——民生問題。

乙、從橫的方面研究：

1. 人類生活的三種形態：

A 物的生活；

B 力的生活；

C 心的生活。

2. 社會生活的三大問題：

A 經濟——民生（物的）；

B 政治——民權（力的）；

總理學說之研究綱要

心理學說之研究綱要

六

C 文化——民族（心的）

3. 「民生」是什麼？

A 人民的生活；

B 社會的生存；

C 國民的生計；

D 羣衆的生命。

四、民生史觀之哲學的研究：

1. 科學是客觀的觀察，哲學是主觀的判斷；

2. 社會進化由大多數人利益相調和；

3. 民生主義的目的是使人人皆得其所皆遂其生；

4. 以主觀的當然的判斷解決客觀的必然問題，就成立我們的主義。

總理學說之研究

前言

各位同胞：

今天要和大家講的是「總理學說之研究」。

大家都知道：理論是行動的指針，沒有理論作指導的行動，便祇是一種「冥行」或「妄動」，意義固然毫無，結果也不會良的。總理從事革命事業，自述其畢生學力盡萃於斯，精誠無間，百折不回，故滿清之淫威所不可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總統之尊榮所不能淫，卒能成就其偉大人格與事業。而考總理之所以有這樣偉大的成就，實在根源於其堅定之信仰；而堅定之信仰，則根源於其深刻的思想。所以研究總理的偉大與三民主義之所由構成，不可不先研究總理的學說。因為他的學說，就是他的基本思想之所在。不過：這個題目很不容易講，尤其是在短短的六小時內，更不易講的完善；因此，我打算把這個題目分四部份敘述：第一講是怎樣研究總理的學說，指出研究的旨趣，資料與方法。第二講是革命學，闡明總理學說的淵源；第三講是知難行易。

總理學說之研究



總理學說之研究

二

孫文學說），這是總理對社會（人羣）心理之發明。第四講是民生史觀（民生哲學），這是總理對於社會（人羣）心理之發明。

第一講 怎樣研究總理的學說

一 學說的涵義

在未說到怎樣研究 總理學說之前，我們先要明白什麼叫「學說」。所謂學說，就是一種系統的理论。章太炎氏曾說：「學說以啓人思，文藝以增人感」，所以學說的定義，可以說是古往今來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從他窮年累月的研究生活中，所探求出來而用以開發宇宙奧妙、啓迪後人思想的系統的理论或真理。

在上述定義中，我們要注意下列三點：

第一、所謂真理都是客觀的，它本來客觀地存在於宇宙人生中，祇可以「找」起來，而不能「造」出來，只有看你有沒有本事去找而已。

第二、真理雖早已存在於客觀宇宙中，但并不是俯拾可得，人類經過窮年累月的鑽研探討，也只能夠找得其一鱗片爪而已。西哲蘇格拉底曾說：「我知道我比別人聰明一點，就是因為我知道自己無知」。他所謂「知」，就是明白真理之謂。佛蘭克林到晚年，很謙抑地說：「我所知道的不過像緩步海灘者所檢得的一二貝殼而已」。從這兩位歐

美譽者的白白裏，可以設法探求真理的不易，我們縱觀古往今來偉大的學問家，思想家、發明家的傳記裏，都可以充份地證明這一點。

第三、凡是學說，一定是系統、有條理的理論。因為一種學說的發軔與成立，科學思想與方法是不可少的工具，而科學思想與方法的本身根本就是一種系統條理的學。而雜亂無章的東西不能稱為學說，猶之舊書攤的舊報玩物，紛然雜陳，不能成為圖書館裏博物館一樣。

二 研究 總理學說的旨趣

(1) 三大宗旨——自救救國救世

一、學說的定義既經明白，我們就可以說到怎樣研究總理學說這一問題上來了。我以爲總理學說最重要的先明旨趣。皆是宗旨，趣是興趣，是態度。我們研究總理學說的宗旨是什麼？我認爲應有三個，一是自救，二是救國，三是救世。要本着這三個宗旨去研究才有條理。

救自己的問題就是一個人生問題。我認爲我們爲自己着想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只怕想錯了才會變成害人。害國殃害已而已。我們是不是可以救了自己，就要看我們是不是有覺悟。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在今天以前死去的不知多少，在今天以後生下來的也

不知有多少，糊糊塗塗的生，又糊糊塗塗的死，從天地開闢到現在，誰知道過有意義有價值的生活留下不朽的精神到後世的真是少之又少，我們自己也是一樣。不是大可悲哉。爲之嘆嗎？凡是有靈明的就自然會想到去上天既賦予我們以生命，父母既應盡教養我，我們成長，社會國家良師益友既保護我們，教養我們，我們就應該不孤負他們厚德，在生靈辭過着有意義、有價值的生活，爲人類盡最大的義務，也爲人類博得最大的幸福。在死後留個不可磨滅的功德「一功」，「一官」來感藉自己，垂諸於遠，怎樣達到目標，這便是我們研究總理學說的宗旨之一。

我們研究總理學說的第二個宗旨是救國。人類社會發展到現在，最高等最複雜也最微妙組織是國家，凡是人就不能離開國家而生存發展，所以要救自己必須救國，忘掉國家的人，他們的處境會怎樣，這是大家有目共見的，用不着多說，如何去救我們的國家呢？總理學說中有最精透的指示，我們應該爲了救國家而研究總理學說，結果才不會落空。

我們研究總理學說的第三個宗旨是救世界，因爲個人是國家的一份子，國家是世界的一份子。由於科學昌明，交通發展，經濟進步的結果，目前世界各國門戶變成與的一身，樣的本可分離的。所以解決個人問題，必須解決國家問題，解決國家問題，必須解決世界問題。美國目前有所謂孤立主義，以爲是管自己國的事，不必理會別處，這是在謀本國

到門口來，他們就覺悟了，知道世界上沒有孤立的「桃花源」了。現在的世界已是人類一體的世界，戰後我們將如何建立永久世界的和平秩序，藉人類幸福於磐石之固，我們現在就應該要加以澈底的研究了。爲了這一個偉大的目的而研究，總論學說，我們一定可以發見許多真理的。

(2) 兩種態度——自動自覺與求真

研究 總論學說的宗旨既如上述，現在說到研究的態度應該怎麼樣呢？

第一應該抱着自覺自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研究一切學問的根本態度。譬如拿本莊說來，有少數人似乎還抱着一些不正確的心理，有些不樂意受訓，奉到命令後，還想方規避。心裏以爲自己是某某大學畢業，或者到過某國，做了多少年的事，資格很夠了。還要受訓嗎？這就不是自覺自動的態度。一個人最不好的心理是以爲自己資格，比別人強，他要是這樣，以後就在思想和人格上永遠不會有進步的。我覺得以爲自己很有知識的人，他一定就是沒有真知識的人，這種事實到處都是。其實，知識那裏是這麼容易的事！上面我曾經引西齊蘇格拉底的說話：「我知道自己比較別人聰明一點，就是我知道自己無知」。他在西方的地位等於東方的孔子，是思想界的關山祖，尚且這樣說，可見求知識決不是折枝反掌的事情。故此我們對於任何事物都應該自動自覺去研討，絕不可故步自封。而所謂自動自覺研究最重要是一個「問」字。譬如桌上這個杯子，就應該問

「這是什麼？」。「玻璃杯」。「它幹什麼用的？」。「吃開水」。這樣還不夠，還不能算夠。如果問這個杯子要怎樣剛好看？那是美術的問題。它的構成成份怎樣？怎樣製成的？那就變成化學、物理和工業的問題了。由此類推，一個小問題可以推到許多大問題，越問越多，越研究越深入，知識的範圍也越廣。好「問」是人類的天性，小孩子就已經有的。他什麼都問，常常問到做父親的不能回答。馬相伯先生少時，就問他父親：「什麼叫天？天上有什麼？」，他父親不能答復他。總理少時也會問他母親：「天像什麼？」，他母親說：「像覆碗」。他又問：「覆碗之外是什麼？」這就把他的母親難住了。這疑問就是自動自覺的研究態度；當然，我們是大人，不像小孩子沒有目的的亂問，要問得有系統、有根據，研究 總理學說不是一件隨便的事，更不可不具備自動自覺的態度。

第二是求真理的態度。宇宙是奧妙的，人類是要求真理的。——要求宇宙間的真理就是人類永遠的目的，也就是人類永遠的行程。假如沒有真理來潤澤我們的心靈，我們的生命就會枯萎了。所以孟子說：「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要使我們的心靈得到營養，便應該時刻去追求真理。什麼是真理？我以為真理是應該具有真、善、美這三個條件。人類不相信假的事物，所以要求真。什麼都要尋根問底，找到它的盡頭才相信。人類又同時喜歡善的事物，討厭惡的事物，故仁人義士為後世所讚美，賊子亂臣就受千古唾罵。真善之外，又好求美，看見面貌醜惡的人心裏就不快活，孟子所謂：

總理學說之研究

八

「目之於色也有同嗜焉」。不知子都之美者，無目者也。合真善美三者而成一理想之鵠的，人類天天向它追逐，天天拿它來鼓舞自己的靈魂，然後始有文化之天天進步。這教包涵着許多真理，所以應該以真求理的態度去研究。

以上是泛泛研究。總理學說的旨趣，明白了這點，結果才不會落空。總理學說不是幾個鐘頭所能闡述完畢的，假如你感到興趣，一輩子從事研究也不會窮盡。因為它裏面包括的問題很多，宇宙、人生、思想、經濟、政治……樣樣都有，又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

(3) 研究 總理學說的材料

研究 總理學說的材料很多，大概可分正副兩種。正的材料第一是 總理的全部著述。已出版的 總理全集中，到現在為止，胡漢民先生手編的公集完善，但還不能說沒有遺漏。現在黨史編纂委員會搜集了不少的材料，將來整理出來，會有更完善的 總理全集出現。總理著述之外，還有第二種最重要的材料，就是 總理的生平。這是活的 材料，比死的文字著作還要重要得多。譬如耶穌，他一本書一個字都沒有留在人間（聖經是他的門弟子替他記下來的言行），但世界上幾萬萬人信仰他，基督教成爲世界最大的一種宗教。靠什麼？就是靠他的生平。我們研究歷史上的人物，不可全靠文字，否則得不到他的真面目。 總理的偉大也是一樣，文字並不能完全告訴我們，所以研究

理學說時要特別注重他的生平。

至於材料那就很多，上面說過，總理學說包括宇宙、人生、思想……許多問題，範圍至為廣泛，所以差不多整個人類文化歷史，都是研究。總理學說時斷不可少的材料。一種學說的發明並不是憑空造出來的，發明者一定要繼承了前人的遺留，加以融會貫通，才能有空前的發明。不過這種成就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今天得一些，明天又得一些，最初得少些，後來得多些，天天繼續下去，日積月累，是今天得一些，一旦豁然貫通的。你這樣去求，我也這樣去求。前代人這樣去求，現代人這樣去求，將來人類也必然這樣去求，結果人類文化便由簡單而繁複，由粗淺而精深，由微小而偉大。總理集中外古今思想的大成，所以我們研究他的學說，便不能不研究整個人類文化思想的演進，尤其是近代文化思想的成果。

研究總理學說的材料既如是廣博，所以我們才說，假如你有興趣研究的話，真是一輩子也研究不完，這話是千真萬確的。不過：我們對於材料的選擇要特別小心，不可存門戶之見，也不可以魚目為珍珠。古代的材料都有其價值。時下一般自命前進的新青年，鄙視同學，這是一種幼稚的見解。總理在孫文學說一書中便曾加以指斥。須知我們研究的目的在求真，求真就不聽有成見，同時也不能舍己從人。研究一切均以自己為主，就是要我對齊，不是齊讀我，這樣，則誠如古今人所謂「裁籍皆為我記

錄「六經皆爲易註脚」，一切古今事物皆能供我參考，再以客觀地、虛心地深入研究，對於總理學說更能有真切的理解。

四 研究 總理學說的方法

(1) 以科學的方法研究 總理學說

研究 總理學說應用什麼方法呢？我以為應該用求學的方法。總理會說：「自科學發明以後，人類始有具以求其知」。具是工具，求知的工具就是科學的方法。總理以科學的方法求知，完成偉大的學說與主義，我們研究他的學說，當然也要用科學的方法。但什麼是科學的方法呢？

(2) 科學方法的三階段

我以為科學方法簡單言之又分下列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爲觀察。第一步是尋求真確的材料，仔細觀察研究，不可以聞爲知；人云亦云；不過；求知是一種鉅大的工程，決不是一二人所能肩負，所以我們要利用分工合作的原理，集合多數人從事研究。只要大家都富於求知的熱情，便可以彼此攜手合作，同時要不欺人，也不自欺，互信共信，羣策羣力；重實際，不學玄想。世間學問皆先有事實，後有理論，譬如先有戰爭，後有戰爭學，先有人類社會，後有社會學……我

們先找得真實的材料，就要留心觀察。觀察的方法很多，大可別爲自然的與人爲的，前者如風雲雷雨、山林溪壑、雲飛魚躍、葉落草凋，後者如化學家在實驗室中的試驗，把試驗的東西倒來倒去，用種種方法，觀察其因果。

第二階段爲分析。材料找到之後，還要加以分析。總理曾說：「科學者，條理之學也，系統之學也」。雜亂無章的東西不能算「學」。我們得到材料之後，最要緊的是把它詳細分類，成爲系統條理。這是求得科學知識的不可缺少的工作。我們常常聽到一些老年人罵年青的小孩子：「你們懂得什麼？我吃鹽也比你們吃得多！」其實，他們腦袋裏的東西大都不是知識，只是些片片段段的經驗。像雜貨店，油鹽柴米醬醋茶樣樣俱備，可是並沒系統的處理。嚴格地說起來，他們還趕不上一個中小學生呢？

分析的方法要利生理則（卽邏輯）的諸法則。理則是一切科學的基礎。總理把邏輯譯爲理則，這是很合理的。因爲顧名思義，就可以知道理則就是推理的法則，也就是分類的法則。至於如何應用理則去分類，不是今天所能細說。

第三階段是說明。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階段。材料搜集齊了，也分好類了，但還要加以說明，才知道其中的真理。從這些材料中研究出爲什麼，然後下一個「所以然」的解釋。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世界事物至爲繁複，而宇宙真理萬分幽微。科學家、思想家求宇宙的真理，不敢馬上信以爲真，一定要拿來和現實的一切相印證，所以作最初

的結論時，還只是作爲「假設」。假設就是從觀察到發明明必經的方法。這樣假設往往更換到無數次，到完全和現實相符合的時候，才敢發表出來。

以上是科學方法——觀察、分析、說明——的大概，是探求真理所不可少的步驟。總理學說是宇宙人生真理之所在，我們也應該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才能有得。現在講總理遺教的人很多，但盲人瞎馬，甚至有如戴季陶先生所說之「我田引我水」式。隨便拿總理的一句話，用自己主觀的成見加以粉飾，就作爲總理的意見。譬如從前中國共產黨因爲總理在民生主義裏說到「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句話，於是斷章取義，便說：總理的民生主義就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拿來欺騙民衆。如果大家不仔細地把全部遺教加以研究，便會受他們欺弄。不過他們是有意曲解三民主義的，至於無意曲解的，那就完全是因爲對三民主義沒有用科學方法來忠實研究的緣故。

總而言之，我們研究總理學說，第一便要確定旨趣，以自教、救國與救世爲宗旨，以自覺、自動與求真爲態度，第二是搜集與遺教有關的一切材料（包括遺教），最後加以科學的研究，然後才能得其真諦。最後，我還提出研究總理學說（其他學說也是一樣）的兩個原則：第一是按諸事實而相符，這就是上面所說的求真。第二是反諸吾心而相安，王陽明有言：「反諸吾心而不安，雖孔子所言，也不敢以爲是」。前者是天理，後者是人情，一定於天理人情兩俱得之，這才可認爲「真理」。

第二講 革命學

一 革命學的提出

各位也許覺得奇怪，我們只知道軍事學、政治學、經濟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哲學、文學等，那裏來的革命學呢？不錯，這一門學問真是余世英先生所發的，但這種學問，我們確實可以說是革命學。有什麼證據嗎？請看，總理和邵元沖先生的一段話（這段話在黨的文獻裏被保存着）。邵氏曾問總理：「先生平日所治甚博，於數學、經學、社會、工業、法學諸籍，皆篤嗜無倦，畢竟以何者為專？」總理說：「余亦所謂專也」。邵氏又問：「然則先生所治者究為何種學問？」總理答：「余所治者，乃革命之學問也。凡一切學術有可以助余革命之智識及能力者，余皆用以為研究之材料，而組織成余之革命學也」。總裁在東補第三期畢業生同學錄中亦有云：「革命之學，大體上為革命之道，大學之道也」。在「革命哲學的重要」一語詞中更指明：「這篇序完全是總理遺教給我們的道理演繹出來，沒有參加一點執筆者人的意思」。這可證明總理的學問就是革命學。

二 什麼是革命學？

什麼是革命學？它是從那裏來的？總裁告訴我們：「革命的學問並不是從外國來的學問，而是中國固有的學問，我們一定要把哲學來源研究清楚，有了這哲學的基礎，然後我們的人生觀才能穩定，一切榮辱、成敗、利害、生死才能看透」（見革命哲學的重要）。爲什麼革命學是中國固有的學問呢？要答復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從大學這本書研究。大學這本書，大家想都看過，它裏面有所謂三綱八目，現在和大家一講其概要。

(1) 大學三綱是革命的三大目標

大學開宗明義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話不但是全書的總領，也可說是革命的三大目標，現在挨次略述如次：

(A) 明明德

第一個目標是「明明德」。「明德」是什麼，依我個人見解，就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良知良能，是人類所獨有的、高尚的精神作用。從生物進化研究，只有人類才有這種複雜微妙的精神作用，我們因爲有了它，才有今天輝煌的文化，至於其他生物所具有的這種作用可謂微乎其微，譬如一隻馬、一只猴子，你最多只能教牠認識數目字或要把戲，絕不

能教他懂得三民主義，因為牠們根本缺乏人類的先天條件——良知良能。俗語說得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你絕不能種瓜得豆，種豆得瓜。「明德」也是朱子所謂「虛靈不昧」。我們身中總似有一物，呼之欲出。人人皆有此感覺，這物就是「虛靈」。也就是「明德」。人類之所以爲人類，就因爲有了它。

「明」明德的明字，就是發揚光大之意。把我們的良知良能發揚光大，繁榮滋長，就是「明明德」。孟子所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目前人類所以遭孽，所以受痛苦，就因爲「明德」不能「明」、「明德」失其養，以至乾枯消滅。人類的精神愈用愈強，這是大家公認的。譬如我們右手比左手壯大，就是多用的結果。多參加辯論會，口才一定進步。我們的「明德」最怕不用，變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就終於會消滅了。

(B) 在親(新)民

第二個目標是在親(新)民。民是人民，親又讀新。兩種解法都有道理。親民是不要離開民衆，新民是「日日新，又日新」之意。總之由個人明明德做起，由內部而推廣到外部。由個人而推及羣衆，使天、人都能夠各明其明德。這是親民二字之意。(總裁在「認識時代——何謂科學的羣衆時代」，一文中所說的道理，就是親民道理在現時代之正確的發揮。大家想都看過。就是人我一體，日日新，又日新。天天求進步，日日求改

善；具體地說，就是培養身心，豐富生活，復興民族，改造人羣。

(C) 在止於至善

第三個目標是「在止於至善」。革命之學在求止於至善，而求達止於至善，首須知「止」。大學所謂「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至善這一個目標可謂無窮遠大，終生行之，子孫繼之，不能窮盡。所以這個止字等於無止。上面說過真、善、美是真理的三個條理，其實也可以說是人類精神要求的三大目標。至真、至善、至美就是「止於至善」的至善之境。什麼是至真、至善、至美？我們現在都不能下一個答案的，因為至善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進一步更有一步，進三境還有二境，可是步步不同，環境有異，沒有終極。古人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生之所以有意義，正在於此。

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於至善，這是革命學的三大目標。這三者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學的根本，也是構織革命學的主要因素。所以我們說：革命學不是外國來的，是中國固有的。

(2) 大學八目是革命學由思想而信仰而力量的八個程序

(A) 大學八目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學中的寶貝

大學八目就是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總理對這

八大目的道理非常讚歎。在民族主義第六講中說：

「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麼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照做起，推到平天下為止。像這樣精微開展的理論，無論外國什麼政治哲學家都沒有看到，都沒有說出，這就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這種正心、誠意、修身、齊家的道理，本屬於道德的範圍，今天要把它放在智識範圍內講，才是適當」。

(B)從大學八目伸述主義的成立

總理具有超越常人的真知卓見，所以特地把大學八目放在智識的範圍內。他又會解釋什麼是主義說：「大凡人類對於一件事，研究當中的道理是先發出思想，思想貫通以後，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所以主義是由思想到信仰，次由信仰生力量，然後完全成立。這是千古不磨之論。這種見地從何而來呢？就是從大學的八目來。爲了說明起見，可以參看下表。



格物致知是思想的工夫，正心誠意是信仰的基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力量的表現，其通程和主義成立的過程是一樣的，所以我們說大學八目的就是革命學由思想生信仰生力量的八個過程。現在把這八個過程加以解釋。

什麼叫「格物」？要明這點，先要明白什麼是「物」。「物」就是天下的事物，這是沒有疑義的。「格」是什麼？依顏習齋先生解釋：「格是手格致之格」。朱子解釋：「格，至也」，即求至乎其極之意。這兩說都很切當。拿現在話說，格就是（一）躬親體驗（二）尋根問底。格物的態度是科學與哲學兩種態度之和。宇宙事物不外情、理、法三者，判別之者便須運用這兩種態度。總理曾說過，人類文化完全由科學哲學之賜。科學由於觀察，哲學由於判斷。科學態度是一種認真態度，一草一木之微，無不悉心研究，一點不馬虎，才能深入到每個問題的核心。可是這樣還不夠，我們還得要跑出這問題之外來看，這就是要用哲學態度。我們對天下事物要有適當的判斷，就要兼具這兩種態度。在古書裏我覺得有兩句話很值得我們注意，就是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脈相傳的心傳：「唯謙唯允，允執厥中」。所謂「唯精」就是科學的態度。所謂「唯」就是哲學的態度。「允執厥中」就是先求做到「唯精」「唯」的工夫，然後亦找出最適當的一——的判斷來。

格物的目的何在呢？在致知。總理提倡「知難行易」，是他學生經驗和學問的結晶

完全針對「知之非難，行之維艱」這種錯誤見解而發。這兩句話不知隱蔽了多少人，支配人類多少年代。總理認為這是他生平最大的敵人，所以悉心研究，以求破此謬說。其實，古來大智慧、大聰明的人都看出這樣兩句話的錯誤，像孔子就真懂得知難行易之理，他曾對子路說：「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這就是求真的精神，他又說：「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這就是說，我們不要以爲自己博聞強記、胸羅萬卷，便無所不知；應求審其所知，確確實實的知道，才會發生信仰和力量，「知」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科學態度、哲學態度去格物，由躬親體驗、尋根問底以致知，這工夫做到了，於是思想才會貫通，這是主觀成立的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是信仰，就是正心、誠意的工夫。經過格物、致知的階段，思想一旦豁然貫通，覺得這個道理再真不過、再好不過，可說已至乎其極；那麼，我們對於這種道理，自然能夠誠意篤信，絕不同於標榜、口號、教條。這是經千辛萬苦所求的真知，所以我們真願意信仰他，爲他而奮鬥犧牲，這樣就自然發生偉大的力量。總裁在「革命哲學的概要」訓詞裏說：「如沒有哲學的基礎，在原理上、政治上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臨到危險的時候，就難免於變節，臨到富貴貧賤轉變的時候，也難免於變節」。這段話是說明一個人的信仰在革命上的重要。人生不能沒有信仰，革命更不能沒有信仰。怎樣成功信仰呢？信仰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倉卒之間可以發生，必定自己經過好學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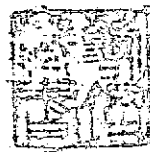
的「格物致知」階段，走入真理的堂奧，才能產生出來。信仰既立，則其心自正，其意自誠，絕不會為情蔽而有所偏，不因外誘而有所搖。才能本着信仰的真理，一往直前，無所疑懼。

由思想而生信仰，由信仰而生力量，主義於以成立。由格物致知而正心、誠意，由正心、誠意而產生力量，這些力量就能修身、就能齊家，更擴大的便可以治國、平天下。以現代語詮釋，就是說信仰真理的人，才可以健全自己，改造家庭，改造國家，改造世界。從內部到外部，從個人到羣衆，從精微到開展，這種中國政治哲學的瑰寶，就是總理革命學的根蘊。懂得這個道理，遵循着這個道理去實踐，我們的工作便一輩子做不厭，我們的人生便有無窮的意義。

第三講 知難行易——社會人羣心理之

發明

一 總理寫知難行易的動機



孫文學說的成就是怎樣來的呢？它並不是同別人鬧起房子儘從書本裏搜集得來的學問，而是總理學生革命的苦樂經驗中所發得的真理。他在孫文學說知行總論裏曾說我們們：

「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知者，蓋以其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

「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又不能行者，則僅於以知為易，以行為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果為行，則帝國之喪夫可為哀！」

總理很明顯的告訴我們他所以要闡發這個道理，完全是因為要救中國，因為他認為革命過程最才麼次，應先知難行易，這能會傳統心理的打擊，使革命事業發變，庶幾能得果。

及經數十年之沈深思考，一旦豁然有得，於是欣然而喜，著爲是書，以覺後覺。其用心之苦，屬望之殷，於字裏行間可以見之。總理日變萬機，有所寫作，每授意他人代爲之記錄，獨此書親筆書成，就可見他對於自己此書的如何重視了。

一 中國積弱不振的根本原因

總理所以要闡揚「知難行易」之理，是因爲要救國。中國難救的地方在什麼呢？在這裏有略加說明的必要。

我們首先要問什麼叫國？大家都知道，國家三要素，就是土地、人民、主權（有人主張組織一項，因爲沒有組織，就不能發揮人的力量去保持主權）；但我們不能把國家看得很呆板，應該把它看作是一個活動的，由社會心裏所造成的有生命的東西。總理曾說：「國者人之積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國學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這四句話特別注重「心」字，就是說心是人的主宰，人是心的工具，而政治就是心理的現象，都是活生生的。因爲人不同於其他生物，人之所異首出庶物，及文化、經濟、政治種種的活動就因爲有高尙、微妙、複雜的精神作用，研究中國之所以貧弱，當然不能忽視客觀的環境，但操其與應存亡之機的，還是在國民主觀的心理。一個醫主要治病，必先把人體生理研究明白把病狀詳細檢查，然後再根據主觀的判斷，決定其病源之何在。

總理要救中國，要改革中國政治，所以先要研究中國病狀，要先探知其中國人政治之病源，也就是中國人心理之病源。這病源是什麼？總理告訴我們：

「夫中國近代之積弱不振，奄奄待斃者，皆爲知之匪艱、行之維艱一說誤之也；此說深中於學者之心理，由學者而傳之羣衆，則以難爲易，以易爲難，遂使豪氣長靈之中國，畏其所不當畏，而不畏其所當畏。由是易者避而遠之，而難者又趨而近之；始則欲求知而後行，及知之不可得也，則唯有望洋興嘆而放棄一切而已。間有不屈不撓之士，費盡平生之力，以求得一知，則又以行之爲尤難，則雖知之，而又不敢行之。如是不知固不欲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無可爲者矣！此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也。」

總理把中國積弱衰敗之原因，在心理上作原原本本的分析，因爲知之深而望之切，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闡明這個道理，認爲這才是救中國必由之道。這種道理是總理從革命行動中「困而知之」的，非書生之見可比，所以愈見難得而可貴。

三 救國要有真知

總理天賦此人獨爲高厚，而又接受近代世界知識較同時代人爲較早。他深切認識要救中國，就非先有真知識不可，可是當時所謂京帶立於朝的達官貴人，如李鴻章、張之

洞之說，是當時士大夫階級的較較者，但是他們對國事的認識，就依然淺薄得很。他們只看見外國人的堅船利砲，認列強之長處就止在於此。所以季氏先後奏請成立水師學堂，建造造幣廠，編練海軍等，而張氏於勸學篇且高揭「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旗幟。尤著的如胡幹翼某次在安慶檢閱營時所謂水師的「長龍快蟹」，適值某洋行的輪船，鼓浪而過，把這些「長龍快蟹」拋棄天翻地覆，胡氏在歸途中吐了一口血，先有憂國之心，自堪佩仰！但在此次教訓固然動了胡氏為國圖存的覺悟，却没有使胡氏真的認識西洋的長處，因為他光看見西洋人的機械，而沒有看見西洋文化的根源（科學思想）。總理卻不然，他還不過是三十歲的青年，因為早年遠渡外洋，早得風氣之先，已深知一國之強弱，並不只在堅船利砲，這極簡單。在上李鴻章書時便說：「夫今日國事之不振，固在於船行之人少，尤在於不知之人多」，其中更提出四個救國原則：在「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大家想想，這種見地比之當時德高望重、國命所寄的李、張、胡等高出幾許？現在相隔已經半個世紀了，我們能不佩服他的先知先覺嗎？今日吾國文盲還是在全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人民知識水準甚低，大多感覺抗戰建國工作都有許多困難，原因最大就在此。你能夠說不是「尤在於不知之人多」嗎？至於後面這四大原則，到了民族聖戰進入第五個年頭的今天，更特別顯出其真確性。「統一一意志，集中力量」是戰時所必需。真的能夠做到嗎？偽組織的為虎作倀與中國共產黨之趨奪政權。

不特不能使「人盡其才」，用於恢復國家，反而抵消能力，分散意志。這不用說了。就是大後方各機關內，人事和組織也未臻健全，人盡其才，實在未能辦到。「地盡其利」也因爲種種客觀、主觀條件之困難，而受到很大的影響；在沿海港口被封鎖，物資來源困難和糧食日用品價格飛漲的今日，「地盡其利」又該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至於「物盡其用」，我們今天也還談不到，一方面因爲科學知識和技術的落後，一方面因爲向來天產物資較豐足，人民不注意物資之經濟使用，埋藏地下的不曾用出來用，已經在用的不知善於利用。例如一塊煤，我們僅用以燒火發熱，而德國人則可用種種科學方法，作幾十種的用途了。總裁常常訓示我們，戰時要「一物作二物之用」「節約重於豐裕」，可見戰時「物盡其用」的重要。「貨暢其流」，在今日看更知其非常重要，糧食用品的漲價，原因雖多，而後方交通運輸困難，致使供求失調，實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各地有無相通，「貨暢其流」，則裨益抗戰經濟，又當何等鉅大。總裁最近曾有訓示：「今後抗戰，軍事力量僅佔三分，而經濟力量佔七分」，如果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則我們自然能發揮全國經濟最高度的力量，最後勝利的取得就更多一重保障了。

總理深悉真知之難，認爲無真知識即不能救國，這是促成他發明「知難行易」學說的最新動機。也是我們研究孫文學說之前，首先明白的第一點。

四 什麼叫知識

其次，我們要問什麼是知識？知是一個抽象而難於置答的問題。上面說：老頭子的經驗固然不能算真知識，就是一般知識份子從書本得來的學問，也實在不能就算是真知識。因為道理沒有經過事實的證驗，其真假便猶待研究。中國人向來犯了個個毛病，以為書中就是知識，因此求知知識的唯一方法，就只是博聞強誌，尋章換句。三代以後中國文化所以一蹶不振，這未始非主要原因之一。其實知識那裏是這麼一回事呢！求知是異常困難的啊！知難是一種真理，古今中外的偉大人物都承認的。剛才我們說過東方聖人孔子對知識的嚴肅慎重的態度，他憤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知不務多，而務審其所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因為他重知而又深知「知難」之理，所以他生平不說怪、力、亂、神，使他的學生感覺到他的「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而發為「夫子之自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的嘆息。西方聖人蘇格拉底也如孔子一樣。一般所謂知識份子，你罵他一鑿無知，他一定臉紅耳熱、厲聲抗辯，但是蘇氏卻承認自己無知，而且視為這比自己比別人聰明之處，這就是偉大人物智慧過人之處。

那麼，怎樣才算知識呢？我們要明白所謂知識，應該是真知，是科學的知。知識的

本身就在宇宙間的一切事物，但記得這些事物，還不能算是知識，尚須把它們組成有系統，有條理的各專門學問，經過觀察、分析、綜合、判斷等工夫，把是非因果，即其所以然之理，都弄得清楚明白，才能算是你的真知識。

五 「知難行易」的研究

知識的定義和真知的意義已經明白，我們就可以進而檢討「知難行易」的道理了。人類知識大約可分兩大類，一是「是」不是「(To be)」、一是「當不當」(Ought to be)。前者是科學的、客觀的，只問真假；後者是主觀的、哲學的，更要問善或惡、美或醜。「知難行易」所指的知乃是科學的知，所以第一次問真假，其次問善問有沒有用。真假或假是屬於理論方面的事，有用或無用是屬於應用方面的事。現在就根據這兩方面來研究。先講「知難行易」之理對中國人有何用處！

(1) 從費用方面研究

這裡認為幾千年來中國人實被一句成語貽誤非小，就是傳說對武丁說的「知之匪難，行之維難」。這兩句話的害處在那裏呢？

(A) 以知爲易的流弊

第一、人人皆以知爲易的心理，則輕視知識，不貴知識，這種心理在現社會上是

到處流行。所以有真知識的人，為科學家、哲學家，在社會上還是不易於生重大的作用。雖然其精方用在學術上面有了高深的成就，但社會不重視他，即便在政府方面，對獎勵研究開發明，也還不如歐美的好。社會上所重視的還是有錢、有勢、出風頭的人。在這種落後的社會裏，知識是亂不可以為食，寒不可以為衣的。學者因為受生計壓迫和得不到社會的鼓勵，使研究工作遭受重大的損害，民族文化便無法進步。

第二、人人有以知為易的心理，不知真理之難知，便謂書不求甚解，陳陳相因，述而不作，難在學術上有偉大的創獲。中華民族的天賦智慧本可與世界各民族比較而毫無遜色，可是總難見有系統的深入的研究，而只有零碎片段的思想。這就是我們今日短處，民族頂吃虧的地方。三代時中國先民並未嘗以知為易、以行為難，所以能修行求知，創作文明，光照後代。不幸自一知之匪艱，行之維艱。這一誤解流播社會以後，人人以知為易，求學問則須圖博覽多聞，究竟真理何在，不加細考，歷代相沿，相習成風，於是大家都不肯認真從事工夫，只接受古人的說話，不加思考，學術思想之所以停滯不進，便皆由於此。

第三、人人有以知為易的心理，不知真理之難知，則對於任何問題既沒有澈底的思想，自然也就缺乏堅固的信仰，發生不出強大的力量。因為思想是信仰的根源，而信仰又為力量的根源。一個民族倘使沒有由有系統的深遠的思想所造成的信仰，其影響之大

其非言可喻的。我們須知任何一個人絕不能沒有信仰，人類生活的要素就在信仰。論證說得好：「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輮，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這一個「信」字不是普通人說信用的「信」，而應該是信仰的「信」。一個人沒有信仰，自然對宇宙、人生、國家、民族都缺乏嚴肅的態度，不肯深刻地、發切地探求真知，那個人一定是東歪西倒，左搖右擺，真所謂「何以行之」？我們古代先民所以能有光榮的文化成就，就是因為他們曾經對宇宙人生有過嚴正的知識、深刻的思想，譬如一個「禮」字來說，「禮」是四維之首，新生活最注重的第一個字。但現在普通人類認識「禮」就是點頭、舉手、握手、鞠躬、環，殊不知這些不過是「禮」的「外表形式而已」。「禮」古字爲「禮」從「示」，從「乙」，「示」即「下」，「乙」畫象天，「川」指垂象，故「示」者天垂象也。「乙」象人發貌。所以「禮」就是人俯伏於天象之禮，以表示對宇宙的嚴敬態度。嚴格地說，所謂「禮」的真義，應該是人類對宇宙人生的嚴敬態度。韓非子有言：「今人之爲禮，以爲他人，故時勤時衰，是爲下禮；古人之爲禮，以爲其身，是爲上禮」。孔子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又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也是此意。古代社會多注意「上禮」。今人則輕蔑之，國家民族焉能不糟！在現代中國人中，能夠找出真正正理尋求真理，理解做人的意義，對宇宙人生具有嚴肅態度的，一萬人中找不到幾個，這也是因爲心理上中了以幻爲真的

毒藥的源故。

沒有深邃的思想，就沒有堅強的信仰，就不會發生偉大的力量，這是必然的。因為人類怎樣才能產生最大的力量？一定是由於肯犧牲自己的生命。但人如果沒有由知識養成之信仰，是不肯犧牲的，比方此次民族聖戰，我們缺乏飛機大砲，本難應付敵火，但大家都明瞭和信仰民族主義之天經地義，不願做異族奴隸，所以才不怕犧牲，打了四年多，能夠奮戰愈強，使號稱世界第一等強國的日本苦於無法自拔。這種成就，完全由於國民對民族主義的堅強的信仰，也是由於我們對宇宙、人生、國家、民族的嚴肅態度，如果大家更能發揮這種信仰力，則我們的成就，一定還比現在偉大百數十倍！但可惜的我們這嚴肅態度還嫌不夠得很！

第四、人人有以知爲易的心理，則社會迷信，必然很多。故中國社會，所有風水、占卜、星相、扶乩、……這種種舊迷信，以至近代舶來的種種新迷信，普遍瀰漫於各處。靠着這種職業謀生的人，說來天花亂墜，像煞有介事，而聽者也就許多竟信以爲真。這把我們國民有用之光陰、心思、才力真不知冤化了多少，何以這種迷信，言之者，聽之者都如此容易，那就不能不說因爲人人以知爲易，不肯窮探真理的情性使然。人不能打破以知爲易的錯誤心理，則輕信誤信必然也很多。這於中國社爲最近五十年來種種政治的、教育的改革運動，也容易看見。青年不滿意現狀，便發起而改革，原是好事。

。這事，但因為看得知識太易，便難爲奮勇深沉。今日聞某一主義，驟然趨之若狂，昨日聞某一學說，又羣然趨之若狂，這樣驟信妄動，等於醉心時髦，屢換時裝，自然於社會無益。國家得不着什麼良好的結果。這種弊病從今天艱苦抗戰中檢討過去，愈更顯然，三民主義雖已定爲抗戰建國之最高準繩，然而紛歧錯雜的思想依然見民族前途可愛之事。這病根在什麼地方，也是由於許多人以知爲易，故許多不信仰三民主義的人，謬至號稱信仰三民主義的人，都實在對三民主義並無有真的知識與真的何信仰，有以使然。

（B）以行爲難的流弊

以上所述是以知爲易的流弊，至於以行爲難，其弊更大。

（B）以行爲難。這則遇事畏葸不前，當爲之舉，既與可求之期，而社會有麻木不仁之嘆。因爲人人既以行爲難，則雖知之，而不敢行，遇事趨趨不前，徘徊瞻顧。對個人，則辦事則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見解，得過且過，苟且因循；對別人的事情，則主觀客觀自希圖能容，莫管他人瓦上霜，獨善其身，人言爲政；絕少見義勇爲，羣策羣力。就社會方面考察，個人事本難獨善，公益事尤感窒礙難行，則個人與社會國家何從進行進步？我曾聽到一個故事，上海黃浦灘派失意人自殺的場所。某次，一歐美人士視一華僑人投海，他自告奮勇，馬上把衣服脫下，泅水把他救起來，站在旁邊的人，不待袖手旁觀，而且有的爲這位外國人多麼離開事的。有一回我在南京時，聽見一個朋友說，

曾看見一男子，在池塘裏捉着一婦人，要置之死地；許多人站在旁邊，都不敢攔阻。他是曾經受過多年西洋教育的，每覺一警，甚至，而警察也不敢管，這兩件事都是以說明中國社會許多人遇事畏難和怕惹是非的點。同情心本是人類所同具，但因畏難之故，遂坐視他人就死地而不攔阻，這當然也是受以行為難的心理的惡影響。

(二) 天人以行為難則能為之舉亦無可成之期，而社會有進化成風之概，以行為難的人，縱令被迫實行，但畏難之心未除，便不能鼓起勇氣，自動、自覺而努力，結果還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比方近來中國社會的各種同鄉會、同學會和各種研究團體，雖盛極一時，但多不過為曇花一現，不久便無聲無臭。從前曾經在好幾個大都市設立的精武體育會，辦得有聲有色，比基督教青年會還盛好，現在已寂然無聞了。這種地方的確是我們民族的最大弱點。譬如當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建立之初，大家都以為打倒滿清政府，革命便大功告成，可以不必實現民生主義了。這種畏難苟安、無遠愛、不澈底的心理，對於中國革命事業真是致命的打擊！總理在孫文學說自序中曾痛言：「是故滿清之世，予之主張革命也，猶能日趨有功，進行不已，惟民國成立之日，則予之主張建政，反致詞窮莫展，一敗塗地。吾三十年來精誠無間之心，幾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幾為之糜爛本死灰者此也。予可與哉！此敵！可恨哉！此敵！」是時國人心理總以行為難，所以礙。總理主張為陳義過高，遂於空想，本使革命事業不能徹底成功。現在股總不

前車之覆。應該引為我們今日的鑒戒了。

以上是一般的論述中國社會心理以知為易、以行為難的流弊。至於就個人修養來觀

察。則這種心理之趨之若鶩，更為顯著。夫抵禦了這種思想毒害的人，在知識上，一定是

淺薄浮蕩。頑固保守；在意志上，則失節易變，臨難苟免；在度量上，則嫉險穢容，日

爭靡察。反之，如個人能信知難行易，則在知識上必然是清澗深流，在意志上必然是

兩毅堅定。在度量上必然是虛懷有容。其人所以由愚而進為明，由柔而進為強，其

一個勞謙君子。這是大舜可取法效的。不必多費時間。其所以是君子，日本書曰：至

德本也。且從真俗方面研究。則知難行易之說，其所以是君子，日本書曰：至德本也。

但上面所論述的，是從實用方面研究。其所以是君子，日本書曰：至德本也。

我們這裏從理論方面研究。則真假的辨別，其所以是君子，日本書曰：至德本也。

最近科學上有所謂實驗主義派，認為宇宙間無所謂絕對真理。凡對人類有用的，就是

真理。我們這裏亦有輕苟同這派說法。凡是真理自然於人類有用，這是無疑的。但真理

是根據我們這存在的，它本來是真是假，本來是假就是假。又豈能單以人類的好惡與否

都定客觀地存在的。同時一種真理或者馬上可以實現它的用途，或者要過了相當時候才能

用無用為標準。同時一種真理或者馬上可以實現它的用途，或者要過了相當時候才能

現它的用途，或者和我們的現實生活關係較少。顯露不出它的用途，這種情形是常有

。譬如牛頓發明地心吸力，最初並沒有預料它有什麼用途，但後來就成為物理的學一

總論學說之研究

力的定律，無論是實用物理學或理論物理學都適用它，所以我們不能說它有無用作為
聖別真理的尺度。又譬如拿民族的復仇心理來講，若革命黨力謀傾覆滿清的時候，我們
要把秋大九世之仇等話，號召漢人之復仇的仇，當抗戰軍興之後，我們也鼓吹替死
難同胞復仇，因為不這樣宣傳，就不能激起同仇敵愾之心，以發生絕大的力量。但如果
我們過不把這種復仇心理，送到國民腦海去，那歐和德國的大日耳曼主義、日本的秋陸
的武族主義沒有什麼差別，結果只有陷人類世界於冤冤相報、紛擾無窮的境地。所以只
拿民族復仇來鼓勵人民，雖然有用，但不見得就是真理。我們三民主義者一方面固然嫉
惡為仇，但另一方面是要愛人如己；我們所以痛恨少數的惡人，是爲了愛護其他大多數
善人。所以要打倒滿清政府是爲了解放漢、蒙、回、藏各族；所以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是爲了爭取四五千萬萬時的自由解放，也是爲日本國內人民解除痛苦。三民主義與一
切民族復仇的民族主義，高階階級鬥爭的共產主義之差異點就在此，我們講革命道理要
能容納一切，只爲了一時之便，而貽無窮之善，是我們所不取的。總之，我們
革命黨何所持而自存？是在真理。知難行易之理，是否爲真理，我們還是要討論的。

、前車要研究一知難行易一這箇道理的真假，可先研究中國人思想上歷來對知難行易的認識
，上面說過：知行問題最早見諸典籍的是傳說對武丁說的兩句話——知之匪艱，行之唯

已隨科學的發達而日漸擴大，所以比古人見解更寬了。據講「知難行易」，以為反對「知易行難」，也不同王陽明的「知行合一」，這實是中國思想上的一大革命的現狀。這有許多誤解。我們務必把這種誤見區過來，才能辨真正理解與整理，做一個真正民主的信徒。

胡適氏曾批評「知難行易」學說，提出另外一種知行的見解，說「知難行亦不易」。我們在細研胡氏實在對「知難行易」是說難果「知」一種習慣，來兩相比較，是知「知難行易」原是比较之詞，原謂知難行易是說難果「知」一種習慣，來兩相比較，是知此行為難，行比知為易。總理並沒有輕視「行」，認為行是不畏喉疾之方的豪情。相反，他人異常注重行，提倡「力行」，不計成敗利鈍，埋頭苦幹。這從他平日的言行便可以證明，毋庸我們詞費。總理所以提倡「知難行易」之本意實在是實知而重行，教人要從力行以求真知，從真知而更樂行。胡氏自是瞭解知難真義的人，每故為正理，并唱行難，那只會使中國人在心理上聽得知也難行也難，什麼事都是難，都不敢做，試問與世道人心有何好處？我摺按之確實主觀的信仰，也無謂自解。

從人羣進化研究證明「知難行易」的正確。總理在孫文總統一書中分章敘述，歷引飲食等十

事爲證，不難推辭，議論深闢，已足使「知難行易」成爲戲言，無需我們有甚麼了。如
今可再就「總理遺教」中，從人類進化的觀點，略加詳述。

（先就人類進化（即總的方面）研究：總理是從知與行的觀點把人類歷史分爲三個
時期。）

第一爲不知而行的身昧時期。人類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一切起居生活都是循乎天
性，誠如孟子所謂「行而不知者，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貴者。泉也。」
在這二時期，人類和禽獸實相去無幾。

第二爲行而後知的文明時期。人類靠了經驗的累積，慢慢從鑽燧中悟到生活的累積。
譬如燧石擊燧山林起火，他們就想到木材可以生火，最後由鑽木以取火。火焚樹林，
把野獸燒死了，牠們拿來吃，覺得比生吃好得多，最後就會把獸肉烤東西來吃。從此他們
就認識了火的奇觀，常常拿他來玩，感覺到融融有熱意。但以手觸它，又不禁灼然將痛。
於是對火的認識又進一步。最後便擴大了利用火的範圍，使它替人類服役，增加人類
無窮的幸福。對火如此，對其他的一切也是如此。這種進化情形，不特人類如是，禽獸
也有同樣的情形。美國科學家曾經爲研究老鼠心理有這樣的試驗。先把幾只老鼠關在
一只小木箱內，箱內另設一可旋轉的機關。老鼠肚餓極了，到處跑來跑去，不知不覺
便跑到一個機關裏，一轉便跳出一顆豆子。它趕快下來吃掉，從此這隻老鼠到了機關。

的時候便跑到機關裏跳。後來，又把三只老鼠放在一個箱裏，這次情形就有不同了。當一先前那只老鼠把豆跳出來時，還沒有跑下來，就被牠的同伴吃掉了，結果大家都不跳，大家都餓肚子了。到後來，餓得太難受了，另外一只老鼠，便跑上機關去跳，最初總是被牠的同伴吃掉，牠於焦急之餘，不免多跳幾跳，結果跳出幾顆豆來，等牠從機關爬下來，更還可以吃到一兩顆，從此牠就聰明了，肚餓了就亂跳一遍。但是其他两只老鼠便永遠蹲在那裏，等別的老鼠牠們跳出豆來吃，活像卻之不恭，受之無愧的樣子。一切都不管照訂。這個故事可以證明禽獸也是行而後知的，科學家之經這種試驗，而後明白老鼠的心，更更行而後知的。

講二是知而後行的科學時代。人類行而後知，錯誤是不免的，這種錯誤便教訓了人類去求知而後行。比方今日建造一所高樓大廈或礮壘營房，我們先找工程師設計，詳詳細細地計劃過，才交建築公司建造，這樣一來，一切都能如我們的理想實現。其他一切工作大多如此，我們的確已經進到這一時代了，雖然錯誤也時所不免，甚而還有許多行而不知與行而後知的事實，但我們總是希望以後什麼事都能夠知而後行，減少不必要的錯誤。

總之，總理這一歷史線索，是完全根據近代最進步的、最科學的宇宙進化觀而來的，是真正正確的一種論斷。無論站在社會科學或在自然科學的觀點看，都不能予以否認。由行

些道理變成具體的計劃方案後，他們就可以接受領導者的指揮，利用分工合作的原理，按部就班地去完成它。這廣大羣人更是社會的基礎。

總理把人類依才智高下分成三等；這是最合理的劃分，是一種發前人所未見的構見，比較封建時代的帝、王、公、侯、伯、子、男、民的階級劃分，和或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劃分，更為正確而合理。在上述三等人中，先知先覺者是稀有的，難能可貴的，他們是人類社會的明星，是世界文化的支柱。至於我們，老實說還稱不上後知後覺者，只能算居乎後知後覺與不知不覺之間。世上儘有不自量的人，偶有所見，便夜郎自大，自翊為先知先覺，不免使旁觀者齒冷！大家試想，對於自己一人，不必說一生（的行爲都能夠完全明瞭嗎？像吃飯、穿衣、睡覺這種每人都不能避免的事情，大家都夠原原本本澈底的真知嗎？若是自己每天考察一下，不特會發現自己有不少是行而後知的事實，而一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一仍屬太多呢！這種話並不是自謙之詞，把自己看得太輕，而是鐵一般的事實。一個人能夠一知道自己是最重要的，西方哲學有一條最重要的格言：「要知道你自己」。剛才引蘇格拉底說的：「我知道我比別人聰明一點，就是我知道自己已無知」。這就是大聰明、大智慧的說話！抱着這種精神，才不會妄自尊大，才能夠虛懷若谷，才能希望對真理、對文化有所貢獻。

先知先覺者是人類真知者，最為難得；後知後覺者是真知的接受者，人數最多，推

不知不覺者，人數最多。所以從人類才智等級也證明「知難行易」爲不可否認的真理。

在孫文學說尚未發表前，中國人沉迷於「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的錯誤的、傳統的氣氛中，忘其所以，自孫文學說發表後，乃始如石破天驚，舉世震動；這顆巨石投入滾滾沉滯的中國思想深淵中，引起巨大的波動，許多人都因此覺悟了；但是，無可諱言的，到現在還有一部份人對這個道理疑難塞胸，紛囑不已。所以闡揚「知難行易」，光大總理遺教，利用這一理論武器，出人類於思想迷津，實是每一個三民主義信徒應負的神聖義務，在上面，我們曾經就利害與真偽兩方面證明「知難行易」爲不可磨滅的宇宙真理，但因時間關係，尙未盡量發揮，繼續作深入的研究，就有待於諸位同志了。確實認識這一個真理之後，來致力於自己思想與人格之改進，更是每一同志所不可缺少、不可中斷的工作！

第四講 民生史觀——社會（人羣）生

理之發明

一 唯心與唯物的歷史觀



凡是一種主義或者學術，都一定有其對於歷史的看法。既以我們研究一種主義或者學術，便先要看它對歷史的觀察如何，尤其是一個革命的主義，是算在創造歷史、改造歷史的使命的。怎樣去創造歷史、改造歷史呢？當然要拿它對過去歷史的觀察和解釋是否正確，是否能夠把握到歷史的重心以爲斷。這是一種主義或學術在學理中之極主要的部份。

歷代學者對於歷史的觀察，有所謂唯心史觀。唯心論者以爲歷史的變動，純然由人心。這種歷史觀，到現在，是已經很少人有相信它的了。人類歷史固然天天在變動，但研究它的最大動因，却不是純然隨着人心意念而變動。唯心論的弊病，往往流於空虛，或發爲一種個人主義的英雄思想，放於世道也無多裨補。總理以宇宙間都是先有事實，才有理論。理論（理論是人類思想表現的一種形式）是不能靠某些人胡思亂想所能創

造出來的。人類歷史的變動，當然不可以隨便跟我們的意念爲轉移，自是彰彰明甚。在這裏，我們無事贅論。

最近有一種發展得很快，而又比較有力量的「史觀」，將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是一種歷史的物質的解釋，以物質變動解釋人類歷史的演變。此種唯物物的浪潮，隨着號稱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建立，和她第一、二次五年計劃的成功，正在洶湧地泛濫到世界各國，一般自命所謂前進份子者，乃就罷馬、恩、列爲他們思想的導師。不過，我們站在真理的立場，是不能苟同唯物史觀的論點的。總理由在民生主義演講裏，曾指出唯物史觀學說，自馬克斯以後，其門徒常聚論不休，而結果他們的預料乃多被事實所否定。例如唯物論者以爲階級鬥爭中的發生，首先必出現於社會革命條件已經成熟的資本主義國，這一預測可說已被俄國十月革命所否定。資本主義先進國，如英、德、法、美國倒沒有發生嚴重的階級鬥爭的事實，而封建的農業國家的俄羅斯却首先爆發。因此，總理說馬克斯是「算」錯了。其錯誤等於從前天文學者以地球爲中心的陰曆算法一樣。人類歷史觀由唯物史觀進到民生史觀，猶之乎天文學計算歷法，由以地球爲中心，進步至以太陽爲中心相髣髴。

在馬氏信徒紛紛聚論中，其中也有研究出唯物史觀的缺點的。例如美國的威廉氏，以爲馬氏以物質爲歷史中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中又

「以生存爲中心」。總理很贊賞這位學國學者的說法，並說威氏所釀生存問題，就是我們的民生問題，民生是社會適化的重心，而社會進化又是歷史的重心。威氏意見適與本報主張，若合符節。總理研究學籍，一本至誠大公，毫無門戶派別之見。一面指出馬氏以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問題，一掃烏托邦社會主義派的缺陷，很是難得；一面又批評他的學說以社會進化爲歷史重心也是對的；但以物質爲社會進化重心就不對了。因此，他提出民生學觀，認爲民生才是歷史的重心。

二 民生史觀的提出

在這裏，我們要說明，總理本沒有提出民生史觀這個名詞，這是我們隨揚他的學說時，替他標出來的。但總理生前雖然沒有提出民生史觀這個名詞，而遺教內實常常闡述民生史觀的實質，我們替他標出這個名詞，並不是憑空杜撰。總理在民生主義講演裏有下面的一段話：

「民生就是政治的重心，就是經濟的重心，和種種歷史活動的中心。好像天空的中心一樣。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誤所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此種種紛亂。這種像從前的天文學錯誤認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計算曆數，每三年便有一個月的大差。後來改正太陽是宇宙的中心，每三年的曆數，才只有一日之差一樣。我們現在要辦

除社會問題中的紛亂，便改正這種錯誤，焉不可說物類問題是歷史的重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動機，這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

在這一段話中，總理極極說明民生為歷史的中心，因而發揮他的民生哲學。我們把總理學說的話加以系統，條理化，然後冠以民生史觀的標題。

總理平生治學，善於取人之長，而棄其所短，所以能集古今中外思想的大成。在學術上，思想上表現出偉大的成就，有些所謂智識份子，不肯對總理學說作深入的研究，以為總理不過是一個革命大雄，至於他的思想，則類似雜貨店——什麼都談，拉拉雜雜，沒有系統。這種觀察真是膚淺而大謬！我們要認識總理的思想是蜜蜂式的，蜜蜂是蜜蜂釀出來的，可是儲在百花羣中，辛辛苦苦採取的並不是蜜蜂，而是各種各式具有香和甜味的花汁，更經過自己一番消化工夫，才產生另外一種新的東西。這蜜蜂固然也是香的甜的，但已經和原來的花汁的香甜不是一樣了。總理的學說就是這樣，他集合古今中外思想的精神，而加以融會貫通，遂成爲自己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放在他的學說裏，已經不是一原裝貨，而是另外成爲一種新的創造物了。

總理思想的一顆珍珠，是中國傳統的「中道」。就是不偏不倚，最正最穩的道理。他既不贊成極端心，也不苟同唯物。因為唯心論者把人類的能力看得太重了。我們雖然也在

以承認人可與爲天地的主宰，但以爲天的意志可以解決一切，則未免陷於極見。唯物論者又把人類的能力看得太輕了。我們人類的悲天憫人之感，與求學知識之力，難道對改造世界沒有重大關係嗎？總理是一個革命者，他有他的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主觀理想；可是他的理想並不是一種空想，而是一個科學的理想，是具有實際可能的辦法的。我們深信他的三民主義是一定成功，而且會在不遠的將來。因爲三民主義是「順乎天理，應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大眾之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則無不成功的。我們要知道所謂「天理」之、「人情」之、「世界潮流」之、「大眾需要」之，都是客觀的事，我們在「順」之、「應」之、「適」之、「合」之，並不是想怎樣就怎樣。如古語所謂「揠苗戾日」和「夸父追日」者然。人定固可以勝天，但一定先要知天。正如意人所謂「征服自然」，先要懂得自然。唯物論者以爲物質可以決定一切，猶之唯物論者以爲心可以決定一切，豈都有過猶不及之議。如果說人類完全沒有決定的力量，要完全受物質的限制，那麼人生還有什麼意義？人類不是失去它存在的價值了嗎？我們要有正確之中的思想，才能有正確的行爲，這是我們要深切認識的。比方現在一般人有一句很不好聽的口頭禪，就是一環接便然」四字。我親見一個青年，家庭相當富裕，在土海念書時，行爲很不檢，有一次，他衣衫襤褸來到我處，找我借錢。我問他：「你爲什麼在土海弄成這個樣子」，他說：「這是沒有辦法的，『環接便然』啊」！這四個字用得很有

妙，它可以做一切幹領事的人的擋箭牌。要是這樣，我們可以一切不負責任的，什麼都歸于環繞好了。不知環境雖壞，我們應該克服環境，發揮人類的力量；雖然在奮鬥的途程中會常常受到物質條件的限制，但並不是絕對不可能克服的。一般人對歷史重心的主張過猶不及，而心理却適得其中，把一切歷史的演變歸結到以民生為中心。民生包括精神和物質，而社會的變動是包涵有物質和精神的。兩者在歷史進行中相互影響，相互為用，不可強分。如果過於看重其中之一，更會流於偏見，我們標出「民生」兩字，就是認為「民生」——人類生活——最真實，把精神和物質及其相互間的關係作用，都統一包涵在內，實無需把這些唯心、唯物問題，作無謂的爭辯。

我們都是三民主義的信徒，不可不認識民生史觀的真義，從而篤信力行。不過我們對於任何理論，在自己建立信仰之前，應該客觀地、虛心地作一番深刻的研究。民生史觀是不是宇宙的真理以值得我們信仰嗎？在這裏我們要從科學的和哲學的研究兩方面來加以研討。

三 民生史觀之科學的研究

(甲) 從縱的方面研究

科學是客觀的，它只問是不是，真不真(Truth)。所以一定要虛心、要誠懇、更要

有冷靜的頭腦。西諺有言：「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我們固然敬愛先生，但他說的話是不是真確，還得要考慮。如果是假的，就不能信它。這是誠於真理的科學態度，那麼，從科學的研究，人類歷史的變動究竟是不是以民生為中心呢？

先從統的方面研究，可以分下列三方面敘述：

(1) 以生物進化為證

宇宙自何年何月開始有生命，直到現在，還是沒有人能夠答復的。不過，生物與無生物的差異却是十分明顯。第一、生物一定能生長。在每一個時間內，不斷地發生質或量的變化。第二、生物一定能活動，活動是生物的唯一特徵。本來宇宙的一切都時時刻刻在變化，但自主的活動則只有屬於生物。只要它生存一天便活動一天，唯有當生命終結時，才會停止活動，生命實在是一件最神祕的東西。照科學家的研究，任何生物都是由細胞（總理名之曰生元，即生物元意之意）所構成。細胞中部有細胞核，而外部則裹以薄膜，名為細胞膜。這是一種很玄妙的東西。它可以單個構成一種動物或植物，稱為單細胞動物、單細胞植物例如阿米巴和草履蟲。甚至有動植不可分的微生物出現。它又可以無量數的個數組成一種生物，例如人體。

細胞的第一個特徵是能夠迅速繁殖。一個微生物在一天可以增殖幾幾百千萬。第二個特徵是有吸收與排洩的機能，以促成新陳代謝作用。第三個特徵是有感覺、反應、知

種等作用，而這種度的差異，則以生物的高等、低等為標準。以各種不同的細胞，組織成各種不同的生物；由微而顯，由簡而繁，漸進至最高階段，便成爲人類。未有人類以前，其他生物的生活感是順天而行，不知不覺地任由「生存」的驅使指揮。以上是生物進化的過程，它們爲什麼要有排洩、吸收、繁殖、知覺諸作用？一言以蔽之，只是爲了「生存和生生活」。

(2) 從人類進化史爲證

人類生物的進化與生存爲中心。既如上述，人類的進化又是怎樣的呢？剛說我們說過，人類是最高等、最複雜、最微妙的生物；目前科學雖昌明，我們還只能知道自己的部份，尙未達到全知的境地。要論世界上怎樣著名的設計家，也還沒有辦法可以設計「在比人體更高等、更複雜、更微妙的另外一種東西」至於製造，那就更不用說。我們可以利用電力操縱飛機於遙遠寂寞的天空，可以製造機器人供我們奴役，但是絕對沒有辦法創造出一個人，尤其是人的腦神經——因爲根本我們對它尙未能徹底明瞭無從模仿。

(3) 從人類的政治過程進佈觀察

人類身體雖如此複雜，但他們的歷史進化也和一般生物有共同之點。據總理研究人類自有史以來，惟有兩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法律」與「藝術」。藝術是屬於精神經濟的，「法律」是屬於政治的，所以人類生活不外從經濟與政治兩大端轉。……

從政治的觀點看，人類歷史的進化可分作四個時期：

第一期是人與獸爭。而在太古時代，人類祖先和一般生物相差不遠。一樣的茹毛飲血，岩居穴處；飢食渴飲，順天而動。禽獸有利爪銳齒，義毛蔽體，人類也有利爪銳齒，羣毛蔽體。到了肚餓的時候，禽獸出外覓食，人類也出外覓食，一旦相遇，便須較量強弱，看誰吃誰。我們的祖先爲了要生存，便不得不和禽獸競爭。在這一時期中，人類所受外界的迫害最大，隨時隨地都要準備爲生存而奮鬥。但尚未產生政治領袖，也不懂得怎樣團結。這就是草昧時期，單生活動，只爲尋單純的生活。

第二期是火與天爭。人類到達石器時代以後，知道利用粗陋的器具，知道聚衆而居，而禽獸就不是他的對手，逐漸爲人類所征服。馴良者則爲人類所養和奴役。到這時期，人類奮鬥的對象已由禽獸而轉向自然。自仰力量至爲偉大，例如風、雨、雷、火、水、旱等，不特遠非當時人類所能抵抗，對天然現象報怨亦莫與倫比。結果只有其自然屈服和自然妥協。到年終收成的時候，以三牲各物致謝天地鬼神。但天地鬼神好優好惡和人類作對，常常和人類開撒扯。到那時候，怎麼辦呢？結果有自命能與天地鬼神求情的人出而廣告神祇，這人就成爲他們的領袖（這種遺風，直到今日還有存在，如香港漁民捕魚，在出大海前，每焚香吊禮告天地海神）。這一時期是火與天爭，就是神權時代爲的符號。也祇非是爲的生存。

第三期是人與人爭。人類進化至第二期以後，雖然還不能征服自然，甚至還時常受她的磨難，但是人類祖先仍堅持奮鬥，毫不屈服，所以仍能生存下去。但是人類愈進步，社會關係愈繁複，人與人間已經到了非競爭無以生存的地步，於是進入人與人爭的時期。這部落的與那部落的兵戎相見，不能不有指揮者，例如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戰爭——涿鹿之戰。兩方面的指揮者是黃帝和蚩尤。指揮者當是是才、智、體力足為一羣人的領袖，他終於成為他們的會長。這就是君權時代。為什麼要有一「君」？也無非為的是自己種族的生存。

第四期是善人與惡人爭、公理與強權爭。時至今日，人類固然一方面仍和自然競爭，但人與人爭的情勢遠較人與天爭為劇烈。政治體制由君權進至民權，而人與人爭的方式也較複雜，由國與國爭至民族與民族爭，復進而為「善人與惡人爭，公理與強權爭」，同一意志集團與對立的集團爭，為的什麼？也無非為了生存。但這種生存是較合理、較高等的生存而已。

所以從人類政治史的過程觀察，無論是與禽獸爭、與天爭、與人爭。總括一句，都無非為了生存，為了更高尚的生存。

(B) 從人類的經濟進化過程觀察

遺教又告訴我們，從經濟的觀點看，人類歷史的演進，自低階而至高級，自簡單而

日趨複雜，其間演進之軌跡，都是爲了一個中心意義，就是生存。在茹毛飲血，岩居穴處之世，人類各自獨立生存，並未發生經濟現象。經濟關係的產生，當自人類知聚族而居，營團體生活之日開始。團體生活首先出現的是漁獵時代，再進而爲畜牧時代，又進而爲農業時代。後來人們懂得日中爲市，將漁獵、畜牧和耕種所得的東西相互交易，而原始的幣制介殼遂出現，乃始有原始的商業。其後，又由農業時代進至手工業時代，再進至機器工業時代，這就是所謂二十世紀的科學時代了。自漁獵時代至機器工業時代，各時代的經濟生活方式不同，而人類慾望的高下繁簡的程度因而有別。這教告訴我們，這種慾望可分爲三種形態：第一是求必需。在人與獸爭，人與天爭時代，人類日夕掙扎於死亡與生存的邊緣上，除了必需維持生理要求的物質外，談不到旁的。第二是進求舒適。自人類歷史進入人與人爭階段以後，因爲知道分工合作的道理，已經不懼禽獸，天也不能怎樣奈何他們，於是他們漸漸知道求舒服。豢養的禽獸可以供食用，對五穀的收穫也有了經驗，手工業開始萌芽，尤其是有了奴隸制度的誕生，可供豢養者的奴役和壓榨，而有閒階級於以產生，物質需求除必需者外，並求舒適。第三是進求繁華。這是手工業極端發達以至近日的機器工業開展之後，所產生的一種形態。人類物質慾望因文明進步，科學發達，而擴大其領域，除了滿足生理上的必需與力求舒適外，猶求盡善盡美，以誇耀於儕輩，或滿足其美的嗜好。比方冠冕約指，以金銀鑲雕，尙加嵌珍珠鑽石；飲

食不轉食山珍海味，且盛以金銀器皿，居室不特要高樓大廈，光線空氣充足，尚須美觀。所以從人類經濟史的過程觀察，無論經濟關係的繁簡，人類物質慾望的高低，總括一句說，無非是爲了生存方式的提高和改善。

(C) 從人類知識進化的過程觀察

最後，從人類知識的進化觀察，這教中分爲三個時期。第一是不知而行的草昧時期。人類渾渾噩噩，順天而行，知識的種子尙未在人們亂埃中滋生，飲食男女一切活動都是終身行之而不知其道時。第二是行而後學的文明時期。人類無意妄行的結果，積累下無數交錯誤的經驗；經驗遂教誨了人類，使他們恍然有悟，漸漸明白了事物的本末演變既已了然，爲求避免錯誤及浪費人力、物力、時間起見，遂先求知而後行。第三是知而後行的科學昌明時期。事情的本一件事情，事先必須詳審的研與計畫。爲什麼人類由不知而行進至行而後知，再進而至知而後行呢？也無非是爲了生活，爲了生存得更高尚、更合理而已。

(D) 以人類近代史爲證

說到近代史，我們應該覺得特別淒慘！近二三千年前，中國社會沒有遺孽，知之區艱，行之維艱，這一認說的毒害，頗有蒸蒸日上之概，無論在科學、文學、哲學、工藝各方面都與西洋比較而毫無遜色。即便在唐代，許多遠東和遠西的國家和遠處都派遺

留學生到安留學，可是最近一二百年來，我們就遠遠的落在西方人的後面了。最近的近代史不能不讓人家佔去主要的篇幅了！

總理研究近代西洋歷史，找出三個問題。自從羅馬帝國統一歐洲，武功最盛，歐洲各民族皆置於其統轄之下，無自由平等之可言，後來各國人民無以聊生，遂起而革命，脫離羅馬帝國的羈絆，而民族問題發生。各國脫離羅馬帝國統治後，各種君主又各帝其國，各役其民，厲行專制，加以皇族地主等特殊階級推波助瀾，同惡相濟，人民生計備受摧殘，但迫制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人民終於不堪苛虐，遂揭竿而起，打倒自己國內君主貴族，而民族問題發生。如一二一五年英王約翰公佈大憲章，一七七八年查理士第二承認的權利請願書。一六四九年克倫威爾率羣衆革命，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這都是民權運動逐漸高揚的顯例。自工業革命以後，各國產生大資本家。各民主國政治，號稱由人民管理，但議員並不能真正代表大多數民意，政治常受資本家操縱，社會貧富階級懸殊，形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慘景。人民生活仍仍然無法解決，於是民生問題又到處發生。總理在民報發刊詞上說：

「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盛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骨而立憲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

森，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

為什麼歐美人民要力爭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的解決呢？總括一句，不外是為丁生存，為了大家生存得更合理而已。

(乙)從橫的方面研究

(1)人類生活的三種形態

以上是從縱的方面研究，證明歷史以民生為中心，其次，我們要從橫的方面研究，看看我們人類社會的種種活動是不是以民生為中心。

剛才說過，細胞是生物構成的份子，而研究其生活，實可分為三方面。即物的生活——新陳代謝的生長生活，力的生活——自由的活動，心的生活——反應感覺的不斷活動。人類社會的構成分子則為個人，個人的生活是怎樣的呢？這當然比細胞複雜得多，但也不外是物的生活、力的生活、心的生活而已。人類最寶貴的是生命，故天下沒有願剖腹取珠的蠢人。怎樣去維持自己的生命呢？主要的是要養，所以衣食住行的物質生活是不能缺少的。只要我們活下去一天，就一天不能脫離物質的生活。上面會說生物的兩個特徵是生長和活動。宇宙間根本沒有絕對靜的東西，尤其是生物為然；即使在睡眠時，消化、循環、神經、呼吸等系統仍仰繼續在工作，只有當他斷了氣，四肢僵硬以後，

就算是死亡。而且人人都無不需要保存自己的身體，保存自己的種族，我們消極的存奮，或爲積極的發展。所以我們又不能不有力的生活。至於心的生活更其顯著。人是靈明的動物，富有知、情、意的活動，而且能夠自勵、自覺、自治，決不甘與草木同腐，而力求知識與創造慾的滿足，使人類文化蒸蒸日上。

(2) 社會生活的三大問題

社會是人類所組成的，而人體是細胞所構成的，細胞和人體的生活既如上述，社會的生活又是怎樣呢？仍然跳不出物、力、心三種之外。社會的物的生活是經濟，力的生活是政治，心的生活是文化。這三樣合起來，可說就是「民生」的全部。在這裏須要辨清：我們所謂民生史觀的「民生」二字，是廣義的民生，無所不包的。而民生主義的民生二字，與民族、民權並舉時，則爲狹義的民生，是側重經濟方面而言。物、力、心三者相當於經濟、政治、文化，而經濟是民生問題，政治是民權問題，文化是民族問題。總理研究人類生活必須有這三史問題，這是科學的必然，這種見解就是總理對於社會（人等）生理的偉大發明。何以見得呢？我們可從 總理的民生主義演講中更加以闡明。

(3) 民生是什麼

這教告訴我們：民生是什麼？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這是 總理對民生所下的最正確的定義。表面看去好像囉哩囉唆的樣子，然

而仔細研究起來。這四句話實在每句都包涵有廣博的道理，合起來又是一個嚴密的整體。何以見得呢？現在逐句詮釋如下：

第一句是「人民的生活」，這是總的解釋。所謂「人民」，是指整個國家或整個社會有組織的人。「人民的生活」就是全體人類的生活，而不是個人或一部份人的生活。這是第二點要注意的。「生活」是什麼？「生」和「活」也是有分別的。總裁曾指示我們：「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的生命」；從「生」的縱的方面而言，就是生命，生命重在延續與發展；從「活」之橫的方面而言，就是生活；生活重在保障、調和、發展，所謂「人類」「宇宙」都是指全體。其次，更進一步研究，究竟「人民的生活」包含些什麼問題呢？總理替我們指示出來，就是「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

一、社會的生存，這句話怎樣講呢？所謂生存，主要的當然要靠物質來維持。沒有飯吃、衣服穿，人類就不能生存下去。社會是人類聚居結合而成，各個人不相往來，不發生關係，就不能成爲一個社會。所以所謂「社會的生存」也是大多數人的生存，不是少數人的生存。如何求得大多數人的生存呢？這就要求得保障之道。我們都是負有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責任的，社會和世界何以要改造？就因為它們還有許多不合理的地方，我們大們生存還得不到穩固的保障。我們要致力於現社會、現世界的制度的改造，

使人們咸得其所，咸遂其生，大家都容易有飯吃，而且合理的飯吃，就先要求得有一個合理的社會經濟制度。這一意義偏置於經濟方面，以此爲出發點，遂演成了民生主義。

二、國民的生計。「計」就是「計劃」「計算」「生計」，就是一切有關人民生存的計劃——管理方面。國民是人民全體，不是某一部分人。爲什麼我們的生存要有計劃，同時又要屬於人民全體呢？因爲人們生存的方式各有不同，如果各行其是，像目前採取經濟放任政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結果一定生出許多流弊。資本公司坐在辦公室內搖一次電話，可以賺幾十百千萬，勞苦大眾整天在工廠流汗，尙不能謀一飽。諸如此類的情形，不一而足，而社會遂發生不平等現象，實爲造成各種紛亂的主因。因此，一切有關國民生計的事業，都應該由國家有系統、有計劃地統籌一切。這是近代國家計畫經濟、統制經濟之所由來。但是怎樣去計畫和統制呢？都一定要有一個人民信託的公共機關來担任管理之責，這就是所謂「政府」。不過這個政府應該是民主的政府，由人民選舉出來的官吏執行職權，或者由人民所信託的革命黨代表大眾執行職權，才能對於大眾的生計問題，有一個管理的良法。生計重在平均，必須在支配上能夠調整得平。這一意義偏重政治方面，以此爲出發點，遂演成了民權主義。

三、羣衆的生命。「總裁在某一演講中，把「羣衆」兩字旁註爲民族，這是正確的解釋。生命是人類最可寶貴的東西，但這裏說的不是個人的生命，而是民族的生命。

命，古語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個人斷祀，固屬可哀，民族滅絕，更是曠古悲劇。所以我們不肯生命則已，否則一定先要注視民族的生命。因爲個人生命是從民族而來，也附屬民族上面的。民族不存在。個人當然就無法存在。生命重在延續，這一意義偏重於種族方面，以此爲發點，遂演成了民族主義。

一般人念書，多中不求甚解之弊。囫圇吞棗，走馬看花，決不會深切認識書中的真義。像上述民生的定義，如果隨便看過，只有人云亦云；莫明其妙；但細加分析，其中便包含着人類生活上最主要的幾個大道理！由上面所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內包涵社會生存，國民生計，羣衆生命三者。此三者又爲民生、民權、民族的張本。所以民生分開來說是三個問題——民族、民權、民生，合起來說，又成爲一個無所不包的人民生活。古人所謂放之則濶漫六合，取之則退藏於密，這是何等謹嚴、何等廣博、而又何等客觀的真理！人類生活不外是民族、民權、民生，而這三個問題都包涵於民生（廣義的）之內，則民生爲人類歷史的重心，豈非又得一個強有力的證據麼！

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是世界任何國家所必有的，可以說猶如人體之有神經，循環、消化、呼吸各系一樣，是絕不能隨人類情感的好惡，而加以增減的。所謂真理，它所具備的第一個條件便是普遍性，無論任何時間、空間，都能夠適用。像希特拉統治德國後，其國內庸俗學者跟着他屁股走，有所謂德國物理學的創設。這着是一個大笑話。

「大家都知道，物理學那裏會有國界呢？總理這一社會（人羣）生理的大發明，完全是客觀的真理，大家不相信，可以翻開世界各國史看看，是不是每個國家都有這三大問題？有沒有少了一個，或者多了一個的？記得十多年前曾有一個笑話：總理在民十二年會派人往見孫傳芳，孫對來人說，孫先生的三民主義雖然好，可是缺少一樣，應該加一民德主義，才算十全十美。大家想想他的話對嗎？是不是總理一時疏忽，漏掉了這個「民德」呢？……須知三民主義中的這德問題是列在民族主義大綱下的一目。總理在民族主義內已說明要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了。」

四、民生史觀之哲學的研究

以上是從科學的研究，說明民生為歷史的重心，這一客觀的、必然的、最真實無可疑的。現在更要用哲學的態度來研究民生應該怎樣解決！哲學是主觀的，除了不是、真不真之外，還問應該不應該（Ought to be），我們的黨是革命黨，革命黨以改造歷史、創造歷史為職志，所以我們自然是要有一種主義的理想。我們無論對什麼情況，總要研究其中應該不應該的道理，分別出一個是非善惡來。總理啓示我們，民生為歷史的重心，這是科學的研究所。至於民生問題應該怎樣解決，這就是哲學的判斷了。大凡一種主義的成立，第一步必先找出問題的所在，第二步才是研究用什麼原則來解決問題，並且由此提出有系統，有條理的解決方案。前者是觀察，後者是判斷，民生為歷史

重心，這一事實，我們已經觀察清楚，現在就要講到我們對問題的解決下一個怎樣的判斷。

在上面，我們屢次說到民生為歷史的重心，這一「重心」兩字的意義，我覺得李林肯的三句話來解，最為恰當。那三句話就是「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國家為人民所共有，政治為人民所共管，幸福為人民所共享，就是一切都以人民為重心。而國家的存在，更不外是為了解人民的生活，免使人民有被侵略、被壓迫、被剝削之虞而已。政治經濟的目的，也不外是為了解決人民生活的各種問題而已，所以一切都以人民為中心，也一切都以民生為中心，這就是政治經濟最基本的道理。二十世紀擾動的社會主義，目的在解決社會問題，也就是以民生問題為中心而已。但是我們應該用什麼辦法來解決呢？西諺有云：「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究竟不知那一種才是正確」。我們認那一種為正確呢？這就要研究各家學說；觀察判斷其是非。馬克斯主張階級鬥爭，認為只有由無產階級積極鬥爭，取得政權，才能解決民生問題。總理就不同意他的主張。因為馬氏以為社會進化，由於大多數人經濟利益相衝突，而總理則認為社會進化，實由於大多數人利益相調和，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總理認為馬氏在學術上是倒果為因，所以結論自然陷於錯誤。因此他們批評馬氏是社會病理學家，而不是社會生理學家。

這句怎樣講呢？比方就人體生理來說，人體要沒有毛病，我們意思得到的，第一的全體痛癢相關生機暢通無阻（就是不塞而能通），第二要全體各部份平衡發展，沒有畸形（就是不偏而能平），這是大家容易明白的。人類社會要能健全發展，使人人能過理想的合羣生活，也要「通」——不塞——要「平」——不偏。發生階級鬥爭就是塞，這只是不合理社會的毛病。以無產階級專政，而歧視其他各階層就是偏，這就會發生畸形的病態，社會也是不能安定和平的。總理認為人類要過理想的社會生活，必要大多數人利益相調和，就是要各部份暢通無阻，均衡發展。這就是他的理想的社會。所以他常講博愛、互助、天下為公的道理。博愛、互助就是墨子的「兼相愛，交相利」。民生主義目的是使大家都有飯吃，而且有合理的飯吃，要實現大同是以博愛和平為其理想根據，這是總理解決民生的的一個理想，也就是對於民生問題的哲學判斷。

根據這一原則去擬訂具體方案來解決民生問題，於是乎產生了主義。任何國家必有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這是問題的找出，再根據當然的理想或原則去尋求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於是三民主義遂告成立。所以總理說：「三民主義是為人類打不平的主義」。又說：「三民主義是促進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遺存於世界」。這個方案就是謀整個解決民生問題，使人皆得其所，皆遂其生之唯一途徑。過去與中會、同盟會早期的宣言，也提出要使四萬萬人皆得其所。這種道理就

是以中國爲一人，以天下爲一家」，「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與張橫渠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命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都是我們主觀的哲學的意見。總理所謂「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羣之需要」，就是這個道理。

今天因爲時間急促，不能盡量發揮，以上只是簡單地介紹總理學說的梗概，詳細研究，有待於諸位同志。總理集古今中外思想的大成，融會貫通，成就他的革命學說，知難行易與民生史觀。一個是人羣心理的發明，一個是人羣生理的發明。這是人類至高無上的真理，是創造三民主義、拯救世界人類的不二法門。總理說得好：「革命黨何所待以自存乎？真理、主義與道德而已！」真理是一定勝利的，懂得自然的真理，才能戰勝自然，征服自然，懂得社會進化的真理，就可以改造社會、推進社會。真理的力量無窮，根據真理而創行之主義的力量也是無窮。抗戰勝利與民族復興都靠它。希望大家把握這個真理，善用，以達到我們最後最大的目標。

(完)

